

“山海”携手同行，六安文旅收获了什么

陶闻

从“战国四君子”的春申君到红色历史一脉相承，六安与上海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山海情谊源远流长。自2022年5月上海与六安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沪六两地文旅行业统筹谋划、借势而为，以全方位、多领域合作共践山海之约，全力推进文旅对口合作工作走深走实，共同书写“上海—六安双城记”全域旅游的崭新篇章。

双向奔赴，收获文旅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

上海、六安两地高起点谋划、高水平推进，建立文旅对口合作联络机制，持续拓宽文旅产业的发展边界与发展空间。对口合作以来，两地文旅领域开展合作对接100余次，六安市与锦江集团、六安市县文旅部门分别与上海及松江、青浦等文旅部门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在红色文旅产业合作、文旅宣传推广与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锦江集团立足自身品牌、渠道、营销优势，为六安市编制《六安市红绿融合高质量发展规划暨文旅强市建设规划(2025—2030年)》，规划“一环四区发展布局”“五谷丰登产品体系”等发展思路，上海奇创集团编制《金寨县文化和旅游业整体运营策划及三年行动计划》，为革命老区文旅振兴发展谋划顶层路径。万佛湖、迎驾国旅、安徽大别山文旅集团等文旅企业积极响应，先后与锦江旅游、上海共青团国家森林公园、朱家角古镇、上海佰威国际旅行社等建立合作关系，推出一系列跨区域精品旅游产品。上海市安徽商会、上海市徽骆驼公益基金会、金寨在外(上海)创业者协会等协会组织持续发挥桥梁作用，组织“牵手大别山·共筑发展梦”等多轮次在沪企业走进大别山活动。两地文旅对口合作成果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旅游时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数十家上海媒体先后推出“沪皖新旅缘”“悠悠大别山 体验红绿交融”等专题报道近百次，《扎根革命老区以文旅打造乡村振兴典范》对口合作案例信息被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专报推送到国家发改委采用。

锦江旅游文旅发展事业部总经理仇昶表示，六安文旅资源红绿交融且极具特色，与上海文旅市场的多元需求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在与六安对口合作中，锦江不只是资源的对接，更是理念与活力的交融。锦江旅游将持续发挥品牌影响，为六安全域旅游事业添彩赋能。

山呼海应，收获客源与市场的双重繁荣

六安市持续加大文旅品牌宣传推介力度，与

上海建立常态化客源互送机制，利用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吸引长三角游客前往六安休闲观光、康养度假，2024年以来，全市累计接待上海游客256.1万人次，同比增长20.8%。

为持续扩大六安在上海的“声量”，六安市不断创新旅游营销模式与手段，市县联动举办“情牵大上海 春游大别山”“山海情谊深 ‘锦’绣六安好”等文旅推介会，并提前发布“2025‘畅游山海 四季有约’——上海·六安文旅嘉年华”活动，围绕“春之韵”“夏之魅”“秋之彩”“冬之味”四季脉络，为上海游客精心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文旅体验。“六安瓜片”“霍山石斛”“金寨灵芝”等特色文旅商品亮相“五五购物节·皋品入沪六安周”“中国金寨灵芝文化旅游节(上海)”活动，吸引了众多上海市民驻足品尝、购买。

持续向上海游客输出“研学大别山 行走的思政课”“大别山水红土地 研学康养六安行”六安旅游品牌，出台《上海职工赴六安疗休养优惠政策》，天堂寨等6家单位入选上海职工疗休养基



地，迎驾春风研学营地与上海国家级“东方绿洲”研学营地达成合作，组织了上海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上海市珠峰中学等研学团队，走进迎驾春风研学营地开展研学活动。

到六安参加研学活动的小何同学说：“这趟研学行程，我体验到‘黑陶’‘蜡染’‘石斛茗茶’等形式多样的民俗文化，尤其在迎驾曲酒酿造基地，通过实地参观酒馆、糟坊村、灌装车间，也

体验了一回当酿酒师的感觉。这些亲身实践的经历，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加生动鲜活，让我收获满满。”

携手发展，收获全域旅游升级的产业桥梁

借助与上海的对口合作，六安全面整合城内旅游资源，以全域旅游发展为目标，实现了旅游产业的系统性升级。据统计，对口合作以来，六安市共引进上海市民俗、康养、研学、沉浸式演艺等文旅项目15个，项目总投资18.5亿元。如引进携程集团、上海沁居等企业，建设携程度假农庄金寨大湾店、霍山县少间·凡尘里、金安区少间·素心谷等精品民宿，其中携程度假农庄年营业收入近300万元，并带动周边多家民宿转型升级，周边民宿平均价格由160元/间提高至约240元/间。

围绕大别山(六安)悠然南山国家级旅游创建，导入上海创意资源，整合各类资金2.15亿元，通过EPCO的形式与上海景城集团合作，建设南山南·梦享村项目，创新整村推进民宿发展的建设模式。围绕旅游新业态发展，金寨城投与驴妈妈集团、小村资本注册安徽金域红文旅科技有限公司，开发汤家汇镇“十万剧场”项目，打造全省首个红色沉浸式演出剧目《立夏》，入选安徽省文旅创新实践十佳案例。金安区通过以商招商方式招引上海康强游乐有限公司，投产运营美上心田·艺术家村项目，国庆假期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

此外，围绕乡村旅游发展，在上海市普陀区建设运营舒城县(上海)名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入驻特色农旅商品183个。积极与锦江集团、上海奇创集团、捷安特公司洽谈对接“七星伴月酒店”“云野帐篷客度假酒店”“骑行大别山·捷安特骑行营地”等乡村特色项目，逐步推进项目落地与实施。

六安市文旅局产业发展科科长董先锋表示，将继续紧抓对口合作机遇，不断升级与上海文旅企业的合作，借助长三角地区的创意资源和营销



赓续血脉，收获红色革命历史的深度传承

上海、六安两地深入挖掘和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星火书库门，燎原大别山”，用红色纽带拉紧两地交流合作的紧密情谊。通过红色展览呈现两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红漫大别山——上海、六安红色文化文物展”，展出珍贵文物史料60件，展现上海、六安两地源远流长的红色血脉及传承脉络。

青浦区与六安市舒城县联合主办的“不忘初心 共谱山海情深”红色文化交流展演活动，通过文艺表演等形式生动传颂红色故事。金寨县革命博物馆联合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及全国24家场馆精心筹备的“精神之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文物史料专题展”，系统呈现了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的光辉历程。

除了展览展示外，上海市还积极帮助六安市加大红色保护传承力度，积极争取资金3250万元(其中上海对口合作支持资金1400万元)，实施建设了舒城县胡庶烈士纪念馆提标升级以及裕安区红色资源传承保护项目，如今已成为革命历史教育和红色精神传承的重要场所。

此外，两地通过红色线路串联两地文化长廊的红色地标，推出红色系列精品线路20余条，累计开行上海假日列车“乐游长三角·六安号”红色旅游专列19次，以“专列+景区+革命旧址+纪念馆+移动课堂”的模式，吸引近3000名上海游客乘坐专列来到六安体验红色之旅。

乘坐旅游专列来六安游玩的凌老夫妇表示，六安与上海这趟红色旅游专列，不单单是交通工具，更是一座移动的红色文化桥梁，把两地的红色基因紧密相连，让外地游客能更直观、更深刻地触摸六安红色历史，传承先辈们无畏的革命精神，这份体验，毕生难忘，也希望这样的红色旅游专列能一直开下去，让更多的上海游客受益。

交融互鉴，收获群众美好生活的殷殷期待

上海、六安两地不断深化文化领域交流与对话，拓宽文旅资源共享渠道，持续提升两地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上海发布《山海情——安徽霍山地理人文摄影集》，收纳206幅六安文旅精选作品。霍山县南北美术馆分馆在上海青浦开馆，为沪皖艺术家搭建交流之地。六安图书馆《人间最美四“阅”天》作品荣获2024长三角“美哉图书馆”视频征集活动长三角最美书香之旅作品奖，叶集区、霍邱县与金山区签署三地文化场站结对帮扶和红色文化交流合作协议，加大文化场馆和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上的合作。

不断丰富惠民文化主题活动，联合举办鄂豫皖沪首届大别山红色阅读马拉松大赛，吸引上海市15支队伍参赛。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举办第六届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启动仪式，用镜头故事弘扬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和大别山精神。在长三角地区暨华东六省一市戏剧小品大赛上，六安市参演小品《查》荣获银奖。

为探索文化文物创意产品开发新模式，持续完善“六安游礼”文创产品体系，六安市赴上海市专题调研文化创意产品改革经验，印发了《关于六安市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收入分配激励试点的实施意见(试行)》，成功开发出六安瓜片文创茶叶等文创伴手礼进行展售。金寨县联合驴妈妈集团研发“我把金寨带回家”系列文创产品65款，共同打造两地文旅融合新亮点与文化传播新名片。

六安市文化馆副馆长王元贺表示，将结合“2025‘畅游山海 四季有约’——上海·六安文旅嘉年华”活动，加强六安和上海在文艺活动上的交流，组织六安优秀剧目赴上海展演，引入更多的上海高水平文艺演出到六安红剧场进行演出，让两地市民领略到不同的文化艺术魅力。

“申城六安情相牵，合作共赢谱新篇。山海共筑发展路，携手同进向明天。”展望未来，上海市、六安市将继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双向奔赴、携手前行，持续寻找更多的文旅产业契合点、活力迸发点、合作突破点，不断续写沪六文旅合作新华章。



霍山文庙今昔

程先畏

第一次听说“文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年我读初三，在临近中考前的一节语文复习课上，幽默风趣的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错别字”的小故事，大体的意思是：霍山县城有座古庙，叫文庙，庙门上书写的是繁体字“文廟”，字迹行草。有一天，庙门口来了两个秀才，在那假装风雅，卖弄文采，因门匾上的题字而打起了嘴仗，一个说是“文朝”，一个说是“文庙”，争来争去，互不相让，最后动手打了起来。一巡捕路过，上前劝阻无效，便把他们带回县衙发落。

“堂下何人?所为何事?”大堂上，县太爷威风凛凛，咄咄逼人，好不高兴派；台下两秀才两眼发黑，胆战心惊，很快便“从实招来”。是“文朝”还是“文庙”呢?县太爷把目光投向身后的师爷。师爷翻了翻白眼，做出思考的样子，说：“大人别急，让我来查查字典(字典)。”师爷这么一说，县太爷忽然来了“灵感”：“且慢!有——了——”跪在堂下的二位秀才抬起头来，等待县太爷的“宣判”。县太爷不慌不忙地做了一首打油诗：“文朝文庙两相宜，秀才打真稀奇，先生不查字典(字典)，只有本县东皮(东坡)。”谈罢，随着惊堂木的一声拍案巨响，县太爷提高了嗓门：“拉出去，各打五十大板!”

据此，“文庙”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可是，我的记忆里更多的却是“秀才打架”的镜头，当然也少不了充满聪明智慧与讽刺意味的县太爷和师爷的形象。

至于文庙，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庙宇，我却一直没有时间抑或是没有机会去做深入的了解。虽然，我已十几年前住进了文庙附近的小区，隔三差五地会去文庙广场溜达溜达，但文庙的大门我常都是紧闭着的，或许开门的日子我都没有赶上吧，每次只能在外围转转看看。

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星期天，我误打误撞地走进了文庙。

那天，文庙大门是开着的。站在门前，我昂首仰望，高大恢弘的门楼正上方悬挂着由佛学大师赵朴初题



文庙全貌

写的“文廟”门匾，“廟”字确实是繁体，但字迹端庄方正，并不潦草，当然这已不是当年那两个打架的秀才所见的那块门匾了。

说出可能你都不信，作为霍山人，我还是第一次跨进文庙的大门，那一刻，我真的有些激动。不为别的，只因为它的古朴典雅，端庄宏伟，还有一丝神秘。

最先入眼的是院子中央的一方被称作“泮池”的半月形水池。泮池，取“泮宫之池”的意思，资料显示，“泮宫”本是周代诸侯国所设立的大学，其周围有半环形水池，形如半块玉璧，所以称泮宫。泮宫除教育贵族子弟及优秀平民青少年外，也是诸侯国举行射礼、养老之礼、出师之礼、凯旋献俘之礼、外夷朝贡之礼的地方，是官学的标志。后世称入学的生员为入泮，清代也称考取人才为入泮。泮池之上建有一座微型石拱桥，叫泮桥，泮池被泮桥分成了东西两半。

过泮桥便是一座高大的门楼，叫戟门，又称大成门。霍山文庙，前称圣庙，始建于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圣庙戟门，尚为明代规制，故称戟门。而“大成”就是“圣集大成”，语出《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就是说孔子能把古圣先贤的美德集于一身，达到无事不通的最高境界。我想，山东曲阜孔庙大殿中悬挂的金匾“圣集大成”，也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文庙的主体建筑是大成殿，又称圣殿，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歇山瓦顶，屋檐转角翘起，翼角皆有木雕装饰。与其他各殿一样，大成殿亦为红墙黑瓦，典庄重，与大成门浑然一体，相对呼应，气势恢弘，庄严宏大。

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中心场所，殿内供奉着“一尊四配十二哲”群像。

大殿正中的是“先师孔子神位”，供奉着孔子的塑像，高大气派，正上方悬挂着“万世师表”金色牌匾——这就是所谓的“一尊”，当然就是孔老夫子了。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是我国古代最博学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称“大成至先师”，大家都不陌生。孔子塑像的左右两边分别供奉着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伋、亚圣孟轲，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子渊、子参、子思和子舆，即“四配”，都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与先生相比，他们的塑像就相对小了几分。正殿东西两侧供奉的则是“十二哲”。“哲”本义是指聪明，“与‘贤’共用指代某人品行高尚，引申为‘有智慧的人’，旧时，称那些才能见识超越寻常的人为‘哲人’，顾名思义，“十二哲”就是十二位才能见识超越寻常的哲人”。殿堂东侧为闵损(子骞)、冉雍(仲弓)、端木易(子贡)、仲由(子路)、卜商(子夏)、有若(子有)、西侧为冉耕(伯牛)、宰予(我)、冉求(子有)、言偃(子游)、颛孙师(子张)、朱熹(元晦)。除

朱熹以外，都是孔子的门生，儒学先贤。朱熹则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世称朱子，是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大成殿东西两侧各建一“庑”。所谓“庑”，就是为了与正房一起围成一个内向空间的院落，而在正房两侧所建的偏房长屋，左为东庑，右为西庑，是后世祭祀历代先贤先儒的场所。东庑现为“七十二贤人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即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指的是孔子的七十二个弟子，儒学杰出代表。这“七十二贤”，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者和实践者，也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为历代儒客所爱戴和尊崇。西庑现为“儒家文化传承展厅”，这里展示的贤儒大家都是儒家学派著名的人物，包括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等在内。

大殿后为崇圣祠，后改为霍山县博物馆。展馆虽然不大，馆藏却十分丰富。在这里，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商周时期的玉圭、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吴戟和汉代木牍、唐代铜镜、宋代黑釉尖底瓶，还有明清时代的陶瓷、珍品；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这些霍山本地出土的珍贵文物所蕴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在这里，霍山政治经济、文化兴盛的发展历程得到充分展示，霍山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灿烂文化和文明成果也得到直观再现。

出崇圣祠，经明伦堂，向左便是藏经阁，就是收藏经书的地方，现已改为书画展厅，也是霍山县书法协会的活动场所。

回望戟门，左为名宦祠，右为乡贤祠，是古代祭祀德业丰厚的官员和乡贤的场所，现在作为民俗文化展厅和游客接待中心，也正发挥着新时代应有的作用。

霍山文庙真实、全面记载了霍山人民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所付出的智慧与劳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和文化教育内涵，体现了所在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独特的风俗民情，并反映出霍山县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

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霍山文庙，这个明清以来的祭祀尊儒的地方，如今已成为霍山县民俗文化展演、书画艺术展览等多种文化活动的场所；作为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景区，霍山文庙，这个镌刻着霍山文化历史记忆的生态宝地，正以崭新的面貌，绽放时代风采，书写现代化美好霍山新篇章。

故乡的那条小河，几十年来，一直在我心中流淌。说是河，其实就是一条堰沟，但是就其功劳而言，称“堰沟”确实委屈了它，叫“小河”就大太多了。

小河源于西大堰，大堰像个不大不小的湖泊，它通向哪里，当时还是小孩的我，就不得而知了。那时候，我每天上学都经过那里，总觉得它安静的样子，就像一面大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各种飞鸟。每天傍晚，几十只白鹅，从村里寺庙那棵千年的大椿树上，飞到堰里嬉戏，闹闹嚷嚷，此起彼伏，与坝埂上的树木、荒草相互穿插，相映成趣，给人以黄金绕银的美感。飞累了，就扑棱着翅膀斜飞下来，游泳、打闹、找吃的。吃饱喝足后，就缩着脖子闭着眼，单腿立在水中沉思。那情景就像水墨画似的，清新淡雅，美不胜收。只是不晓得它们沉思什么，是思虑杜甫的白鹅，还是刘禹锡的白鹅?周围是自由的风，荡漾的水，和高敞的天幕，鸟儿们的思绪融化在水里，随着小河漂向下游。

小河弯弯曲曲，摇摇摆摆，就像大堰的尾巴在扭动。从西大堰一路向东，流经我们村子北边，缓缓北折后，一头扎进大大的荒滩，最后才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流经村边的那段小河，睡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温温顺顺，从没发过脾气。我们放鹅、放牛的小孩，打呀闹啊，经常两边疯跑，虽是两个生产队，但从没有阻隔的感觉。栽秧放水时，青悠悠的河水，灌进千亩农田，河面变宽了许多。但大人通过助跑，也能跨越过去。要是几天连阴雨，往来就困难了。记得有一年，北岸庞大姐的孩子拉稀，有单方说要吃十个妇女的奶水才能止泻。那天，庞大姐抱着她半岁的小孩，站在北岸喊，我母亲就用一个拴着绳的大木盆，把孩子拉过来，等喂过奶，再将绳子甩过对岸，木盆晃悠悠就拉了过去。

北岸的孙二娘，是当时众人心目中的送子娘娘，很受人爱戴。她为人厚道，慢声细语，做事稳稳当当，还细心。给人家接生过后，从不张罗要东西。爱漂亮的，给条毛巾兜几个红鸡蛋，也就行了。不给，也没关系，那时都穷，都理解。她数人可不是为了这些东子，迎来一个个小生命，让母子平安，那是她最大的乐趣。一天傍晚，瓢泼大雨，将小河灌得满满荡荡。可是，我们队崽傻子的老婆要生孩子，一家人急得团团转。于是，傻子娘牵着老牛站在岸边，朝孙二娘喊话，求她骑牛过来救急。

“谁家呀?”孙二娘披蓑戴笠站在北岸问。

“崽婆呀!”傻子娘答道。

“啊——?解裤子?”孙二娘想着自己孩子尿裤子，穿这边的裤子还没还过去呢。一来二去，崽傻子从此变成了“褙裤子”，他也不气。

小时候，我时常带两个弟弟去小河逮鱼。太阳升起，柔软的风从岸边吹过来。学校的钟声，从苇荡里，从柳树下，涌进耳膜，随着细浪，轻轻落在脚下。脚下是湿滑的青苔，头顶是晃动的苇花，蜻蜓在河面飞舞，蝴蝶绕着转圈。看我们大人似的，挖土块堵河，屏干水捉鱼虾。

渐渐长大的小河就有了脾气，那一年突然咆哮了。三天三夜的大雨，漏了天似的往下倒。上游的河水，翻花跌浪往下滚，漫过河坝，翻过田畴，那碧波荡漾的庄稼地，顷刻间就变成了——一片汪洋。有人冲着浪头大喊：“起蛟了!起蛟了!快用油炸镇!”“镇!镇你娘的头啊?”人们扭头一看：六十多岁的杨大队长，站在人群中，冲着眼前的后生们大喊：“木桥冲下来了，会水的跟我上!快!快!”于是七八个男人，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将四脚拉叉的木桥拉回静水处，挽回一笔损失。但是，鸡鸭鹅和猪羊，冲跑不了。岸边的人们，紧跟着牲口跑啊，喊啊，唉啊，很有些凄凉。四面八方看水的人们，冲那些酸酸的不好受。都是亲戚、邻居，能坐视不管?他们将漂向各处的牲口，找到后送给主人。尽管不那么全乎，但让受灾的人在痛苦之余，能感到人世间的温暖，也是一种安慰啊!

小河温顺的时候，还是很可爱的。多年的睡梦里，我时常观望那条小河，倾听它流淌的声响，想它带来的丰收。月亮底下的草丛里，有零零星星的虫鸣，一粒一粒像碎银，又像玻璃珠子，随意地撒在某个地方，亮闪闪脆生生，很能衬托出河水的安谧，把我浮躁的心，也抚慰得安宁了。我时常会想，就算河水汹涌，但只要人想静，也照样可以静下来。它流它的，它流我不流。就像村里那些老人，生命的河流永远在村里，很少有人走远。大都迈着不大不小的步子，吹着那股刮了停，停了刮的风，跟小河一起，活在淡淡的斜阳里。

记忆中的小河

李太芳

红土地